# 厚齋易學

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三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九

經上篇 臨觀

䷒ 兌下坤上

臨

贊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

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朱子曰臨進而陵偪於物也二陽浸長以偪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

毛伯玉曰復者陽失其位而初反也泰者以三陽為最安也四陽而壯五陽而夬義盡於名无可疑者二陽之為臨何也二得位而三猶陰也偪而不相安必以去之為快故婉而命之曰臨此命卦之微指也

呂與叔曰臨以上臨下觀以下觀上臨位之在上

者臨下在下者為上所臨者也觀位之在下者觀上在上者為下所觀者也以剛臨物物所不與以闇居上下所不觀故柔上剛下為臨上陽下陰為觀

眈睎道曰大者以道長而臨小上者以位高而臨下郭立之同

王介父曰陽大陰小來者信往者屈大者信則臨小者之屈矣此以大臨小言也爻則貴賤以其位

之上下四陰皆臨下之二陽二陽有應於上皆見臨於陰此以上臨下言也

王景孟曰臨有二義以爻之剛柔言之則以剛臨柔消長之序然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以位之上下言之則以上臨下統屬之道然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人

程正叔曰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

案卦有衡有竪衡則以大臨小蓋內臨外之象此象

贊之意也豎則以尊臨卑蓋上臨下之象此象贊之意也内三爻以應外取義而外三爻則以下臨其應取義也一陽為復應冬至之氣而泰之陰陽適停應春分之氣也然則臨之二陽其應立春之時類有不盡通者取用在人要難以一說定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案此以上臨下為義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林黄中曰巽變為兊艮變為坤二五不動巽變兊入而說也艮變坤止而順也入而不說則事不成止而不順則功不就此蠱之所以有事而臨之所以為可大也

石守道曰臨非訓大大則乃能臨物也剛陽浸長所以大也臨之成卦二陽浸長所以可大非謂臨

之義訓大也巽變兌畫之覆也艮變坤上窮則變
也二五不動剛中而應所以成元亨利貞之德也
右明卦序

元亨利貞

贊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王氏逢曰一陽復於下二陽浸長可以臨人臨天
下之大不具四德可乎

虞仲翔曰九二剛中四陰皆應故大亨以正也

案虞本贊意要之元指乾之初九也亨指九二之應
乎六五也利貞者陽以上復為貞自二陽浸而長
至於六陽成乾无所不利也

右明卦象

至于八月有凶

贊曰消不久也

陸希聲曰陽息於子為復為臨消於姤至遯凡歷
八月有凶言有而未至也　又曰臨卦下兑故曰

八月復卦下震故曰七日自然之數也

楊中立曰遘陰始生也而繫於金柅蓋柅之使無行也至於二陽浸而長則必至於否矣尚如之何哉有遯而已矣故言八月有凶欲其豫為之防也

非知微知彰其孰能與於此

右以遯言之

王輔嗣曰八月陽衰而陰長故曰有凶

勾氏曰諸儒謂周正建子為復至建未二陰生乃

為八月匪唯月錯乃戍遯矣易取否泰相反臨觀倚伏之義八月建酉為觀陰陽相推世數相變所以至於八月有凶也

李子思曰建丑之月其卦為臨二陽浸長而偪四陰至於八月建酉其卦為觀四陰浸長而偪二陽則臨至觀而危矣

林黄中曰說者曰復冬至之月也八月周之八月也然正月句萌而謂之泰二月陽中而謂之壯皆

所未安按春秋書春王正月冬十有二月詩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皆夏時也葢四時之序十二月之名冬不可以為春夏不可以為秋所謂三代不相沿襲者但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耳太甲唯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王十有一年一月戊午秦漢元年冬十月是其例也

此以觀言之夫謂八月為遯者歴臨六位又至遯初二皆陰凡八位以其陰故其數八其象月

也若復之七日則歷剥六爻至復初一陽其數七其象日也此一説也謂八月為觀者直以建酉之月言之此實象也葢自六三歴四陰爻覆卦觀又四陰爻其數八其象月也此又一説也遯對臨為二陽二陰之卦觀對臨為反對之卦皆有意義文王孔子二聖人不明言之未易以臆説定也獨愛夫林黄中三代不相沿襲之説能破千古之惑故於此傳見之

張子厚曰易之於爻變陽至二未過中即為之戒

恐有過滿之萌猶履霜堅冰之義

王介父曰有凶者不必凶而不能必无凶能戒之

於早則至於八月可无凶矣

程正叔曰聖人設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

戒亦无及矣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

忘禍亂則釁孽萌

楊廷秀曰二君子方來四小人未去可不戒乎

亦有此義

右明卦占

初九咸臨貞吉

贊曰志行正也

王輔嗣曰咸感也有應於四感以臨者也

薄氏曰以下臨上名不順也故變云咸臨

李氏曰其性説而足以有感其才剛而足以有臨

故曰咸臨

李子思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則爻亦謂之咸陰陽之氣兩相感也

蘭惠卿曰初四兩爻交感以相臨

右明象

蘭惠卿曰初四陰陽皆正所以獲吉

馮當可曰凡臨之道上下相感說為善初之應四非中也貞固審慎則吉躁動則凶

程正叔曰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

有貞固守之而吉者各隨其事也

右明占

朱子發曰以大臨小者臨之道以上臨下者臨之位

郭立之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

李子思曰其遺君子之戒於臨民之初者乎

案以卦義言之則以大臨小初九九二臨四陰者

也是之謂臨以爻位言之則以上臨下六四六五
臨初九九二者也是之謂臨唯其正應而陰陽相
感故交相為臨而謂之咸言其交相感而交相臨
也自卦義言之則二陽浸長上復為貞四陰浸消
下復為貞陰陽皆得其道貞吉也自爻位言之六
四初九皆當其位故各得其正而吉也

右明爻義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贊曰未順命也

案贊詞難通疑末衍文象見初九

張子厚曰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矣

程正叔曰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不利也

李子思曰二之咸臨與初同然二陽之勢浸長尤盛於初贊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謂二也

案初與二象同咸臨占同吉而初貞二无不利則異

益初位卑而不中故取其貞二得中而應君故无不利不言貞位不當也君臣感應以相與故陽之上進羣陰順之所以无不利也

右明占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贊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朱子發曰有臨下之位而无臨人之德又不當位以口說人甘臨也

郭立之曰不中不正甘而說人者也
劉氏曰體說之極以一陰臨二陽是以小人臨君子知其得時而已不可安遂諂佞以求容說者也
右明象
朱子發曰處不當位上則无應故无攸利能下九二之賢則无咎
耿𥌒道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為甘則无攸利

李氏曰以卦體論之三以柔說臨二剛之長故曰甘臨以設卦觀之二剛長而臨乎四柔本爻以柔居其上而位又不當故既甘而又知所憂也

林黄中曰君子之進非小人之利也然且匿其凶險之心而見其順伏之意可謂知危而憂懼者矣君子之於小人亦豈得志而雠疾之哉彼既憂懼而自新則小人變而為君子泰之象矣

右明占

李子思曰彖以八月有凶警君子文以既憂之无咎戒小人易於君子小人之際用意深矣

朱子曰能憂之則无咎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案二陽浸長而臨其後已以柔臨之其德不勝其勢不敵處位不當而位又多凶宜何如哉然兌之為兌者以此爻也兌為和說為口舌甘言之象也以甘言而臨二陽二陽長以漸而不暴則為禍不烈也然進則羣陰咎予之不過二陽退則二陽臨

已而不退聽進退皆无所利也以其位之多凶事之危急而憂之二陽與已同體者也已上无應而九二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又以甘臨之而不競則庶乎免於咎矣陽之浸長則不能遏也所謂剛浸而長說而順合卦爻之義言之其本爻之謂與

右明爻義

六四至臨无咎

贊曰位當也

陸氏曰待賢不忌體柔居正德之至也

張子厚曰以柔居陰體順應正盡臨之道雖在剛

長可以无咎

石守道曰剛勝則柔危柔不失正則得无咎六四

六五所以得吉者以不忌剛長而能應之

程可久曰本爻當位上承於五下應於初有大臣

進賢之象臨之至者也

亦可旁通

案德柔而履得其位臨下之兊六三陰爻无剛害也
剛雖浸長不與巳競與巳為應臨之至善也故可
无咎

右明象占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贊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耿睎道曰識時之變達事之宜所謂知也六五以
勢臨下知剛之浸長有向乎泰乃忘其勢而以柔

順臨之故曰知臨

郭立之曰方剛長之世而接之以柔知天道之行而戒之以知微知彰者也

案二得權于下與初九相挻以進驟而過之則不可御聽其自為消長則駸駸有偪已之勢左右之人又皆柔弱不能協贊六五於是與之相應信任不疑潛消其剛長之氣而使之為用此其知髙天下而柔能制剛足以臨之者也葢惟大君然後宜

以此臨之而乃吉若乃人臣以勢相臨決非知之所能御也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夫聖人之所以為知者豈若後世人主用區區術數以籠絡天下之英雄豪傑也哉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泰之六五知三陽之上進而以帝乙歸妹之象自處故元吉大壯之六五知四陽之上進而以喪羊于易之義自處故无悔大抵陽進而陰

莫之逆則陽志得亨而能助陰以成功參之諸卦皆然

案陰陽消長天道必然之數非人之所能加損也一委之天而人不與焉非聖人之道也嘗觀陰之長至六四去剥一間耳而九五尚居大君之位則雖二陰已遯三陰已否而正名曰觀為中正以觀天下之象使下之陰險觀而自化也今陽之長至二以得位得中其勢浸長而六五以柔居尊位宜

向消矣而正名曰知臨為大君之宜之象使下之
陽剛知分而自服也此聖人知易之道而扶君道
於將衰而有旋乾轉坤之功也與
右明爻義
上六敦臨吉无咎
贊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林黄中曰敦厚也坤為厚德以坤臨坤是謂敦臨
敦復敦艮皆重複之義

袁氏曰坤厚載物臨與復皆坤體上處坤體之極
厚之至也
案敦取崇厚意復在五下有三陰以藉之艮在上
而下又有一艮以藉之今臨亦在上而下有兌陰
以藉之不止乎坤之三陰而已故曰敦
右明象
石守道曰四五與剛為應剛長則柔危唯本爻處
乎卦外所應亦柔剛不能害所以全坤之厚故吉

无咎

胡翼之曰无正應无剛明之助故吉乃免咎

都聖與曰以陰居上有咎之象也故吉乃无咎善補過也

李子思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故易之爻辭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

右明占

程可久曰一陽生於初未應於五而六五已敦復

矣二陽進於中未應於上而本爻已敦臨矣敦者自厚之道方未見君子其自厚如此則既見之情相得可知矣故曰吉天道貴方進而賤始退故與他卦遠實者異

亦一說也可以備考

案一陰在上五陽浸長而決之之兆也四與五應二陽故曰至曰知然後可以臨之若上遠於陽未有剝牀及膚之象以上臨下不得而搖之羣陰重

複以敦厚之德臨下者也故吉而免咎陽長隂消
未有咎也易以陽為君子隂為小人此以卦之上
下言之以上臨下則上為君子下為小人易之取
象不可以槩定也
右明爻義
王輔嗣曰此剛長之卦剛勝則柔危柔有其德乃
得免咎故此一卦隂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楊廷秀曰剛長將大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

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泰君上六厚德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
李子思曰陽長則隂消君子吉則小人㐫臨之二陽方長而六三六四曰无咎六五上六曰吉何也陽方長而羣隂順以應之則兩不相傷故在下而親者无咎在上而尊者獲吉所謂浸而長説順者也
右明六爻

䷓ 坤下巽上

觀

贊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朱子曰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四陰長而二陽消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李子思曰臨二陽處內在下而近民與之相接故

曰臨觀二陽處外在上而遠民若不相接唯以中正之道示之故曰觀　又曰四陰用事而乃專主九五何也易之論陰陽每以得位失位為吉凶之分九五剛中履帝位則羣陰雖盛莫能病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王介父曰剥大者失位則不足觀矣

毛伯玉曰四陰用事而謂之觀蓋專以九五當之大明當天羣陰消伏

袁氏曰大者小之所觀寡者衆之所觀李仲永同

爾雅曰闕謂之觀

劉氏曰王者垂六典之象於象魏亦取是耳

案卦疊艮畫有門闕重複之象故取於觀此實象也大觀在上此虛象也觀有三義門闕不與焉上之觀下下之觀上皆平聲讀與上之示下之觀如卦名讀

右明卦義

象贊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取觀平聲義不取觀去聲義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案臨觀反對後乃取義如此非以物大可觀而設
二卦也

右明卦序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贊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林黄中曰可觀者二陽也觀之者四陰也九五為
盥而上九薦也自下觀上近則覿之四陰之所觀
者五而已至於上九隅乎九五觀瞻之所不及故
曰觀盥而不薦觀在阼階薦在室寢阼階之下可
得而觀室寢之中非衆之所覿也
吕與叔曰荀卿云祭祀之未入尸也大昏之未發
齊也喪之未小斂也一也斯得之矣

李子思曰三陽體巽之德萬物於是而潔齋有誠敬化民之象而羣陰以坤順在下則有衆民信順之意故卦辭首觀盥而不薦即所謂神道設教者毛伯玉曰陰者鬼道也至幽之義也陽者人道也至明之義也祭祀之禮以其至明者託於至幽所謂以神道設教也是故薦者籩豆簠簋之設百官奔走各執事而主祭者盥而升當此之時在位者皆肅然主敬所謂有孚顒若也此理也與未占有

孚之意畧同

楊中立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無二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所謂神道誠意而已

案下之人觀盥而不及薦已有孚顒若矣其薦可知也觀以二陽得位而化四陰俾順而巽乎二陽不為小人消君子之事非如臨祭之誠何以俾之有孚而仰望乎我哉況誠莫重於祭以此事神以

此臨民同此一誠天下亦將以敬神者而敬我矣不然從事於控制籠絡之術相欺相詐則有矣何孚之有

右明卦象占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贊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王輔嗣曰處觀最遠無所覽見故曰童觀

馮當可曰觀以近為明初最遠故為童稚之觀

林黄中曰陰為衆為小衆而小童子之象童子最
在人後不能有所見
案凡童蒙之象多陽位陰爻陽則男而陰則稚也
唯其最在後長者在前不能有所觀也
吕與叔曰以下觀上以陰觀陽近者得之遠者失
之初六六二所以為童為女也
案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皆陰爻故為幼稚
之象

右明象

程可久曰小人於道日用而不知故无咎君子童昏如此則吝矣

楊廷秀曰小人无咎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李去非曰小人日用而不知則觀道益神

案大觀之君以神道設教於上百姓日用而不知乃其分也故曰小人道也无足咎也若乃君子則承流而宣化者也而亦無見焉則宜其取吝也

李子思曰聖人於君子小人之際留意如此

右明占

朱子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

右明爻義

六二闚觀利女貞

贊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陸希聲曰處內闚外女子之醜行然處不失位能

正以自守故利女貞

林黄中曰大觀在上近則覬之二雖與五為配去之尚遠是以謂之闚觀在禮女子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雖有觀禮之心而不失自防之正斯其為利也

朱子發曰坤為闔户闚外之象

朱子曰陰柔居内而觀外闚觀之象女子之貞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陋矣

案與五正應猶隔二陰故為闚觀夫陰雖隔於覿陽
二終歸於配五不正視而竊闚已非正矣故贊曰
亦可醜也唯其居中守正得陰陽之道故利於女
子之貞貞則不為闚觀之行也易開天下以為善
之門如此陰在下卦為貞得位亦為貞

右明象占

六三觀我生進退

贊曰未失道也

趙氏曰陽為德而主生羣陰之所觀仰也故陽以生為言陰為彼則陽為我故生以我為言

生義難通曉姑從此說

朱子發曰卦以九五為主我謂九五也

說者謂三不當稱五為我當為三自觀其生然則當如上九之觀其生可也

九家曰三欲進觀於五四既在前三故退未失道也

石守道曰處兩卦之際有進退之象

程正叔曰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象矣

張子厚曰觀上所施而進退

李子思曰雖陰盛之世審其進退不敢直進以侵陽

馮當可曰他卦三不中多不善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取義故如此鄭舜舉同

林黃中曰三四者内外之交進退之地也四之不

為進退何也曰四已進乎上卦矣何退之云卦以九五大觀之君為主爻為賔故曰觀我生然四陰浸長能無消陽三猶在下卦未至如四之上進偪已故因其下卦可終而取進退之象夫陰无不進之理而亦有下降之義一進一退則不果於消陽易之扶陽抑陰每如此蓋去剝一間耳可不懼乎

右明象占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贊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楊中立曰大觀在上國之光也而四近之則觀國之光者也

蘭惠卿曰九五以陽明居上是有光華者也

王景孟曰觀以遠陽為晦近陽為明

程正叔曰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當觀天下之政化則君德可知矣

案九五二陽之內有國之象不曰大君尊之也尊之

也者不使陰之切近而上僭也

黄林中曰五居天位有王之象以四承五有賓王之象焉周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朱子發曰古者諸侯入見於王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禄亦賓之

馮當可曰賓之為言去其家以客於人而有所託也

李子思曰居九五之位者知四陰並進為陰長之世實而禮之使陰類反從而順化无以致其犯上之患此所謂以神道設教者歟四陰日長孰能遏之而聖人作易以垂世立教即爻象之有是理者以示天下後世三在下卦之終猶可止也故取進退之象四已離下體矣是在下者上進以偪五之陽矣故取人臣自下觀上之象以用賓於王家則利也如此則陰乃聽命於陽而為客爾為天下王

者仍九五之大君也

右明象占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贊曰觀我生觀民也

鮮于子駿曰示民以生育之道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君子之象也

朱子發曰二陽為君子四陰上進本消陽也唯其

居大中尊位四陰仰而觀之潛化於陽明之德而
皆為順巽之人君子於此故可以无咎不然剝矣
君子小人交相為養為君子者必示小人以生生
之道然後小人无畔之心所以為无咎也

右明象占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贊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蘭惠卿曰九五上九皆陽剛九五居尊位上九則貴

而无位九五有民上九高而无民九五之觀我生者自觀也上九則觀其生者觀他人也其者指他人之辭　又曰九五上九言君子无咎則小人有咎可知於初六言小人无咎則君子吝可知

馮當可曰讀易至觀讀觀至上九則知為君子信乎其難也上九在傍竊觀九五之所生有間可乘則上九與五同類四陰亦皆嚮之唯五當位而有其權上九在外而无其位故四陰嚮五為五所有

也五有失則四陰移以嚮上九矣故在九五為觀我生在上九為觀其生孔子識之曰志未平也我與五同德何五之獨有四陰巳獨无有之之謂也

李子思曰九五上九兩君子在四陰卦中皆獲无咎則以其體順巽之德而陰有以化服小人之類也順巽四陰二陽皆通用之唯所取義耳

案臨二陽方長在上四陰文皆吉而无咎觀四陰方長而在上二陽文亦皆无咎以是知世之所謂

咎者皆其人自取之也咎至而避何咎之有

程可久曰四陰向長二陽向消君子宜有咎之時

也故二爻皆曰无咎以見補過之義

右明象占

王輔嗣曰觀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爲尚六四

尚賓遠之爲吝初六君子吝

趙氏曰以二陽在上爲羣陰觀仰爲義故下四爻

以去陽之遠近爲善否

郭立之曰在下而仰上謂之觀平聲童觀闚觀觀國之光是也在上而眡下謂之觀去聲大觀在上觀其生是也

李季辯曰在上者爲君子之觀去聲在下者爲小人之觀平聲君子爲人所觀者也小人觀於人者也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十四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

經上篇　噬嗑賁

☲☳　震下離上

噬嗑

贊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雜卦曰噬嗑食也

耿睎道曰頤中有物上麗而下動所以噬而嗑也

李季辯曰頤齒剛而舌柔物麗於頤動而噬之也

蘭惠卿曰噬嗑六爻與賁相類特以九三九四之不同不以為賁而曰噬嗑何也蓋頤之噬物全以下動為用今賁得頤之上止而噬嗑乃得頤之下動特以其中有九四間之故曰頤中有物曰噬嗑然則卦以頤中有物而噬之得名也

石守道曰觀天地萬物无有始初自然相合者必

由動而後有合也天地交而後有合雷風擊搏而後有合水火烹飪而後有合天下之貨交易而後有合頤中有物齧之乃合猶天地萬物之動而合也

程正叔曰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蓋讒邪

問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合矣

王景孟曰易之立卦其命名取象各有所指鼎井之類遠取諸物也噬嗑與頤近取諸身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案明取電敕取雷象

說卦曰神農氏作云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

寀日中取離市合取震致民聚貨謂陰爻交易謂六五初九退而各得其所謂六復初九復五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林黃中曰自觀之噬嗑坤變為震巽變為離四五相易也 又曰觀之九五有可觀之德四方合而仰之强梗之徒為間於其間噬而嗑之可也

李子思曰自乾至觀為卦凡二十而三子三女相遇之卦凡四屯蒙隨蠱是也震坎艮巽兌皆已出而相遇獨離未見焉今離配震而為噬嗑配艮而為賁易卦三子三女相遇之象始徧矣

右明卦序

亨

贊曰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王輔嗣曰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有物有間不齧

不合无由亨也齧而合之所以通也

林黄中曰上止下動而中虛頤之象也六四變剛

其中有物之象也噬之則嗑不噬則不嗑噬而嗑

之兹其所以亨與故曰易者象也自王輔嗣以來

擯象而言易者讀至於此不能不自疑其論之疏

矣

右明卦義

利用獄

贊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劉長民曰物或不合則成獄訟窮其情狀辨其辭指煩瀆口胎同夫咀嚼

程正叔曰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

張舜元曰卦中有坎為刑獄

案坎為刑獄以一陽陷於二陰也今二剛在上下而中陰陷九四一陽獄之囚也三陰獄吏卒也上下

二陽獄之防也

李季辯曰天地生萬物有為造化之梗者必用雷電以擊搏之聖人之治天下有為萬民之梗者必用刑獄以斷制之故噬嗑所以去頤中之梗雷電所以去天地之梗刑獄所以去天下之梗也

郭子和曰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嗑嗑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嗑者不噬噬始也嗑終也亨嗑之終利用獄噬之始也噬之始立

卦之義也嗑之終卦成之義也

右明卦占

初九屨校滅止无咎

贊曰屨校滅止不行也

說卦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止无咎此之謂也

李季辯曰噬嗑用獄之時也六爻皆言用獄之事

也諸說皆謂用刑誤矣

案此用獄之初小人過惡方萌之初禁之使不行滅趾謂見校而不見止也

劉長民曰剛而趨下小人之為不善者也動而无應故不得行是桎於獄者

石守道曰體動志剛首犯于罪桎其足然後思而止其過

程正叔曰其過小故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

進於惡也
郭子和曰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
都聖與曰止言下體之下而行者也耳言上體之上而聞者也
林黄中曰震為足而居下故有屨止之象震也者動之始也初九者閑之於初也初而懲之咎可无也

李仲永曰初上不言噬而言校者當初之時其過小不必用噬上之時其罪大无所用噬

案初上兩爻以獄之始終言亦以犯之始終言也獄之始犯之始故桎之而使之思過而不敢復行尚冀其改也獄之終犯之終故梏之而使之受首而无得或脫不可恕也上下二剛有小人勇狠觸藩怙終不改之象亦有有司決於懲治无所依違之象滅趾示其不可行也滅耳言其无聞知也然初

得无咎者知過而能補屨校示辱而不傷支體可以自新也

右明象占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贊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李季辯曰五君也為治獄之主四大臣也為治獄之卿如周之大司寇其下為治獄之吏

郭子和曰必假膚腊胏肉見義者取頤中有物之

象也

朱子發曰陰爲膚剝六四亦取膚象蘭同

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

胡翼之曰乘剛故至于滅鼻之深然居中履正用獄至當

林黄中曰互體艮爲鼻二乘剛有没鼻之象六二者所以治六二也

馮當可曰陰柔必不能剛斷如此然以中而乘剛其遇昭然之惡宜亦不恤二字未安且震體也膚柔也淺也易噬也也姦慝雖著然尚未至于盤錯結連而難治也然止在下者一身之表皆為膚比止為寖

𡨥

案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腊胏囚也爻取噬為治獄之象又取膚為獄囚之象孔子于初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初過惡之始萌也而屨校滅其止使

之不行校所不能懲則自止而及膚惡雖尚淺然
滋長不止故于此深懲之噬之而滅鼻庶幾其痛
自懲艾也六之陰柔本非能深噬者也震乘剛故
也惡淺而懲深似有咎也然一噬而服辜其深也
乃中也故无咎爻居中得正故有此象初之與二
辭同而指異初之滅止无咎者指因也二之滅鼻
无咎指治獄者也初之无咎因可无咎也二三五
之无咎因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初上因

之始惡怙終者也

右明象占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案或謂二噬三三噬四四噬五五噬上然九四六五於義不通或又謂三噬四四噬三尤非

贊曰遇毒位不當也

林黄中曰腊者肉見於外而骨藏於中人之所以不察也以六居三外柔而内剛腊肉之謂矣噬之

而遇骨斯遇其害也李季辯同

案徒信其外不疑其中是以謂之遇也此姦民也外示柔懦而中藏險狠以匿其情者也六三者所以治六三也必揣其骨而徐齧之故曰小吝

司馬君實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腊肉難於噬膚而易於乾胏者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腊遇毒之

象

程正叔曰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然用獄非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楊中立曰終必合故无咎

王景孟曰材有所不足所謂小吝

都聖與曰吝自已言之咎自彼言之也

李子思曰噬之事非全安者而六二六三皆曰无咎何也蓋噬則嗑不噬則不嗑噬而嗑則亨矣故皆以无咎許之

案近離火之熯故肉為腊腊肉小物六陰為小也易之取象其密如此三之剛藏於六柔之中故噬而遇毒多凶之象也不中正故吝陰小故小吝噬之乃其治獄之職故无得而咎之故諸爻雖不善亦无咎也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而後有罪者皆服世無皐陶而士師之職不廢也為士師則可以殺

之君子亦以其職與之矣六三陰柔居不當位故噬而遇毒小人有不服之心然噬者其職也所噬者獄也吾安得而咎之茍以小人之不服為六三之罪是助亂而墮名分也

馮當可曰刑獄非用兵之比兵人而反受其毒則危亡矣刑人而遇毒不過一夫之怨故為小吝獄之當治如腊在口雖遇毒必噬之而後可姦人妨國賊人妨化必誅之而後可治雖大獄一起不無

騷動不得憚此而不誅也謹之而已矣

林黃中曰曷不以上九相應為象乎曰以應而從以類而聚則不待噬而嗑矣是以六位各隨本爻而取義焉

案遇毒宜凶或有大悔吝矣而乃僅止小吝而无咎何也肉雖腊有罪者也噬之乃其職也

右明爻義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贊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楊中立曰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爻位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程正叔曰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

李仲永曰腊骨猶小乾胏又難噬于腊矣

李季辯曰頤中之梗正在此爻治獄之卿也諸爻以柔噬此爻獨以剛噬正如乾胏而此爻以噬乾胏之道噬之遂得其情

林黄中曰骨見於外而肉附其間其彊可見也此凶民也剛以折其氣柔以原其情九四者所以治九四也或曰若是則骨无堅脆皆可噬乎曰所謂腊與胏者凡以為口實也茍非噬之何由嗑乎詩不云乎剛亦不吐九四之謂也

案肉之附骨猶四附九也居于離火故為乾胏

右明象

郭立之曰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

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于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以兩劑聽之而无所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獄訟也既得其金又得其矢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先王之于獄訟其可易言之哉　又曰始聽訟也如此慎之于其成又可知也

袁氏曰于巳有金矢之得于人得金矢之情

程正叔曰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九四

德剛明而位居柔剛明則易傷于果故戒以知難

居柔則守易不固故戒以堅貞蓋其所不足者不

得中正也

右明占

王景孟曰三于腊肉則遇毒而四于乾胏則得金

矢剛柔之材異也

案此一卦唯九四言吉蓋間在九四九四除則噬者嗑矣

右明爻義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贊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劉長民曰五以柔居尊為噬嗑之主處剛得中內含陽明能斷大事者也獄成于已成則決之不可不畏謹能正而知懼則不輕用矣

林黄中曰乾肉者折骨披筋而暵之也周官腊人乾肉見注

似剛非剛似柔非柔噬之則嗑不噬不嗑也以六

居五剛柔適中乾肉之謂矣是故六五者所以治

六五也古之制刑者疑則贖之贖人以黄金者取

其剛而不過也

李季辯曰六五所謂柔得中而上行者也九四噬

嗑既得其情矣以獄之成告于五六五柔主也以

噬乾肉之道噬之葢不忍用刑曰得黄金用贖刑

也古者金作贖刑呂刑五刑之贖皆有罰以百鍰千鍰為差金作贖刑注曰金黃金也呂刑注鍰黃鐵九四以剛噬而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貞厲謹慎也正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贊曰得當以柔用獄得用獄之當也

李子思曰黃者中也離中之坤也離之六五亦曰黃離

右明象

程可久曰以柔噬剛故貞厲決當其罪故无咎六五柔中之主司寇典獄以獄之成來告以噬乾肉之道斷其獄雖不至如噬膚之柔亦不至如腊肉乾胏之剛于是哀矜惻怛而釋刑用罰以生道殺人者也若貞固堅執不從末減心必危厲是以无咎自趾而膚以至乾胏罪惡積小致大積弱至强也一待以乾肉列用中罰酌輕重之中而罪疑惟

輕好生之德也陰爻肉之象

右明占

上九何校滅耳凶

贊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馮當可曰滅趾則懲艾而不行滅耳則頑悍而不

聽矣凶孰甚焉

胡翼之曰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校加於首而沒其耳所以及凶禍也

毛伯玉曰以怙終故寄之上九

案初上事之終始噬嗑用獄之卦初則罪之小而始犯者也上則罪之大而怙終者也古之聖人近取諸身以上象首而初在下足之象也故制為刑獄之具有所謂校焉屨校者納之於足而沒其趾以

其罪小而不可長始犯而不可再滅趾者取不行之義也何校者加之於首而没其耳以其罪大而不可宥怙終而不可改滅耳者取聽不明之義也屨校之不能懲則何校之所必加非忍也不如是无以止辟也剛强有怙終之象而以校滅其耳以剛治剛之象也

右明象占

朱子曰初上无位受刑象中四爻有位為治獄之

象石守道程正叔同

石守道曰中四爻唯六二為得位故刑人而服餘爻皆失位故有難服之義何以皆得无咎六三以其承剛九四以有剛直之德六五以得中居尊位然非全美也

都聖與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爻效天下之動故爻彖所言有不必同者諸爻皆以初終上下剛柔中正承乘取義而曲盡事物之變此其所以為易也

馮當可曰卦有四无咎一吉一凶治天下至於用
獄皆出於不獲已不獲已而為之得粗免於過咎
可也九九四之吉以對上九之凶使四不艱貞則其
凶如上九是其言吉與它卦不同
案治獄自初至四始能究極而得其情故吉若乃四
不能治以至於上則凶矣大抵初罪之始上罪之
終也二易決之獄也三小罪之難決四大罪而能
決者也五聽獄之主故罪疑從輕也大抵治獄之

德貴於剛柔適中三四五爻位皆陰陽相雜是也唯六二以柔遇柔其情易得其聽易決也況又乘剛得中故亦无咎

右明六爻

䷕ 離下艮上

賁

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義曰賁飾也以剛柔二象相文飾也
張敬夫曰三陰三陽相雜而成文
劉氏曰有質為主故文以飾之
程可久曰賁所以飾質也上艮為質下離為飾不以所賁踰質也
郭子和曰柔來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剛上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
林黄中曰噬嗑與賁皆為頤中有物之象一為噬

噬嗑一為賁者噬嗑得頤之下動賁得頤之上止動故為噬止故為賁也

程正叔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案賁本以飾質飾取其文故亦為文非謂賁為文也而成卦之義凡三陰三陽則以乾坤之純體言之觀其陰陽所雜升降往來而取義焉此卦上二

陰則本坤也下二陽則本乾也今坤之六自上來居乾之二則是柔來而文乾之剛而成離之文明也乾之九二往居坤之上則是剛上而文坤之柔而成艮之止也以陰陽往來相文言之則文之在天者如此以文明以止言之則文之在人者如此在天之文天之所以為飾在人之文人之所以為飾也孔子之言可考不誣如此諸說多就坤上乾下謂自泰生攻之者併與其說卦變而非之因一

黍字之誤而遂使文王名卦之義不明亦攻之者之過也

雜卦曰賁无色也

案有色則爲采非文矣故六爻皆無其色不過曰白賁而已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案庶政治之文也明取火象不敢折獄止其明也

右明卦用

序卦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

程正叔曰物之合必有文乃飾也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賁之所以次噬嗑也

李子思曰上離下震雷之震動所以示威也故為噬嗑彊梗之象上艮下離離顯其光而艮止不動

則是與噬嗑相反矣反威刑之事是為文教故聖人因觀其剛柔相錯之文而得其與文止武之象焉胡翼之同

右明卦序

亨小利有攸往

贊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小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

案彖以贊文傳寫之誤改以小字置於利有攸往之

上諸儒無一人能正之者傅會其說象理舛謬不可以據今一正之則理與象粲然如白黑之易辨矣夫三陰三陽之卦以純體之變爻為義今坤之上九自二分之而成艮乾之六二自上來而成離艮離相遇然後成賁夫陰為小則賁所謂柔來者小也自内之外為往則賛所謂剛上者往也柔不能自亨麗于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能皆利分于上則利故有攸往曰利蓋柔本陰滯今六居陰窮

自坤之上來麗乾之二則成剛之文而小者得亨矣剛本居上今九居下體分乾之二上居坤之上則成柔之文而往者為利矣亨小以柔來言利有攸往以分剛上言也其象與理豈不昭乎若揭日月也哉

右明卦象占

初九賁其止舍車而徒

贊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石守道曰初與四為正應故剛柔相賁而陽九三
六二近初而无應可以相賁然初志於本應舍六
二之車直趣正應者義當然也不可舍本應而從
非匹也
程正叔曰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以車徒
為象者因止以與行為義
楊中立曰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
也

劉長民曰居下无位乘則僭矣素貧賤行乎貧賤行而宜之之義也

郭子和曰趾在下徒行賤者之事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是以古之人繫馬千駟不受唯義所在而已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

耿睎道曰六二虛中車之象也

都聖與曰无所乘而涉謂之徒涉无所乘而行謂

之徒行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可徒行是也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
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則无所乘之象也
案賁其止不賁其車是舍車而徒者也初應四而
剛柔相賁情相得者也自初至四凡歷三位則行
之而往也中隔九三則四不我即近比六二則可
以相賁然一卦之中唯初九六四獨為正應義不
可舍之而即近也六二欲載初以往初九寧賁其

趾以行而不賁六二之車故六四亦有匪寇昏冓之義序卦曰物不可以茍合故受之以賁初九其殆庶幾乎

右明象占

六二賁其須

案須從水邊者非或謂今文嬬賤妾也然爻義難通或引歸妹以須為需須之義謂離之二陽待二來賁於爻象雖通而孔子與上興之意又不相合

要之一字而二義不必還就歸妹以為之說也

贊曰與上與也

王輔嗣曰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傳上者也

程可久曰乘初為逆

王景孟曰初舍二以赴五无應近傳於九三可以相賁自三至上有頤象

林黄中曰上傳於三須傳頤之象也須也者所以

賁其頤也

楊中立曰離麗也陰麗乎陽者也二雖爲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有須傅頤之象焉

李氏曰陰之麗陽正在於二唯六二重陰而善麗必上傅於九三之陽以致其飾須者柔而上傅於頤以爲飾文有傅之義者以其有待而後興也

案古人用字往往聲同則義通此說兼傅待爲義然則引歸妹以須爲難者可以解其惑矣

卜子夏曰柔依剛以成文

袁氏曰陰不自能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自能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案陰麗乎陽二依三而興然柔來而文剛則二乃賁三者也須傅於頤而所賁在須須所以賁頤頤非能賁須也大抵一陰麗二陽為文明之象交相賁者也然離性炎上故初舍車而徒二舍初而賁三

右明象占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贊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劉長民曰三接上體上下相交賁而成文

李去非曰互坎有離明之文坎水之潤日月雨露

滋潤明照无非文也

馮當可曰剛過之陽二陰夾輔之其賁飾之道顯

矣以陰陽相賁而言則九三待二四而賁然一陽

陷二陰之中幾如濡溺非三能永久貞固自守以義則喪已矣

林黄中曰上无其應以陽剛介於二陰之間本爻與六二相賁者也而承於六四兼四成坎水為四所濡本爻既受賁於二唯當永守其正不染於四斯為吉矣賁之為象曰明與止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四應於初三傳於二然後文成而不亂矣初不乘二之車三不乘四之濡然後位

定而不爭矣

案間乎二陰故有賁如之象互體有坎水故有濡如之象然巳處下體四處上體本不相屬也唯其離性炎上故上屬於四而成坎水之濡能永貞固自守下體與二自足相比成文不涉於四則得之矣此作易教人處此之方也

右明象占

張舜文曰文滅質則徹末勝本則衰苟无剛實之

德而受飾焉其能久乎

楊廷秀曰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禮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成易壞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

存則魯安周籍去則魯衰

右明爻義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昏冓

贊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昏冓終无尤也

程正叔曰四與初為正應本相賁者也為三所隔故皤如而未獲者也

林黄中曰物相雜故曰文未有一色而成文者也

本爻正體而止艮於九三未遇其配雖有賁如之

象而皤如之質猶在也
郭子和曰初以剛强之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
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飾馬之白皆有受飾
之質而交相文也
陸希聲曰初九義不乘車欲飛翔而來也
王介父曰馬者不動以進之象謂初九不從二而
來應巳也翰如其志疾也離體而陽爻故疾
王輔嗣曰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巳寇難二志相

感不獲通亨

呂與叔曰九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巳寇

案與五同體又以臣承君本相責者也而皆陰爲不成文也則下比九三宜相責者也三性雖上趨而本爻性靜止以異體而不受責也唯初九正應而閡於三之寇故過期而不遂婚媾髮巳皤如初九以二來文剛不專所責而舍之為馬之飛求責於巳而其馬尚白則亦未受責之象也九三雖欲寇

已已不從之以初為正配婚媾故也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四應初理也以隔三故賁初未成自昔先達在上之君子欲引其類以自顯而為非類所隔不獲在下之用者亦多矣

程可久曰三與四陰陽相比然近而不相得不受賁者也

張子厚曰以柔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

尤也

李子思曰六四六陰處當其位與九三重剛不中者强弱靜躁之不侔蓋天下有自然之文要各有當然之分而不容於苟合也

右明文義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贊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可久曰柔得尊位而承應皆陰不足相賁也上

九无位可以賁之丘園逸民之所居也

張舜元曰艮為山有丘園之象

蘭惠卿曰凡言丘者皆指在上之爻如丘頤渙有丘之類是也

石守道曰一陰一陽交相賁之乃成賁之道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之象也束帛戔戔者大凡人相親必有物以為禮交相文飾五居尊位如聘草茅之賢禮不可薄必有物以將其厚意如古之

玄纁玉帛羔雁之類也

卜子夏曰五尺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

蘭惠卿曰非其正應故謂之吝然二不相應而上

九陽剛之賢我能賁之是以終吉

鄭舜舉曰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

郭子和曰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聖

人不遐遺之義也丘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商

之賁也及於耕築周之賁也及於漁釣束帛幣聘

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其幣聘筐篚之意也

案賢者高蹈丘園蓋有堅持其操聘之不至者矣故曰吝然豈无以湯之幣聘幡然而改者哉故終吉說者多惑於吝謂陰為吝嗇故以戔戔為狹少束帛為薄禮丘園為質素皆不明易中悔吝之指者也

右明象占

上九白賁无咎

贊曰上得志也

劉長民曰繪事後素居上而能正五采也

呂與叔曰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繪畫之事後素功衆色淆亂非白无以別之繪事至於素功飾之

道盡矣上之志得也

案六五居尊位總下四爻衆色相錯以文者也上居其中以白而成之故无衆色混淆之咎考功曰

雜五色以章之之謂功繪事後素所以章之也

諸説紛紜皆不足据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六爻皆取隂陽相雜以為質初比四二比三二四夾三以為賁五比上上終之之事皆无吉凶者文飾之事華也非實也末也非本也其得失有間矣

林黄中曰初九六二相應而成文組織六二九三

相傳而成文繡繪也六五上九相合而成文級綴也或曰六五上九不亦相傳而成文乎曰六二純柔也不傳於九三則不能以成文九三純剛也不傳於柔則亦不能以成文六五以柔居陽上九以剛居陰既成文矣而皆无應得非相合而成者乎

李氏曰卦以剛柔相文為賁則其爻宜各有賁之義唯以爻明人事則所寓之意各不同也

右明六爻

謄錄監生臣曾　照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